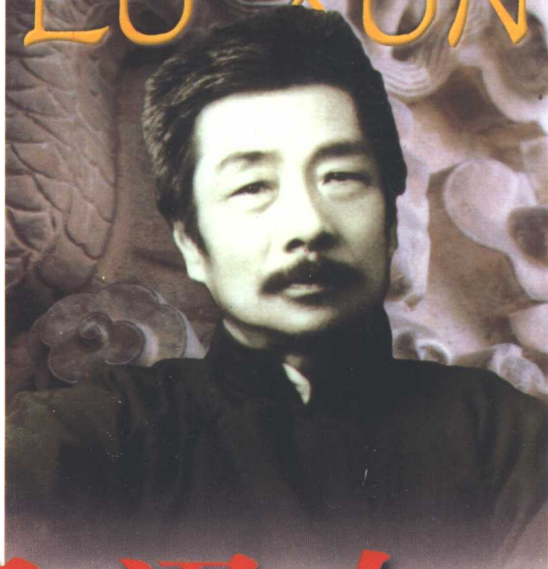


LU X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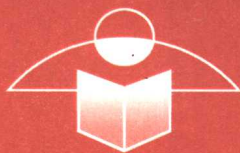
鲁迅杂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LU XUN'S
SELECTED ESSAYS

鲁迅杂文

来凤仪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庆西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杂文/鲁迅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2
(世纪文存丛书)(2000.5 重印)

ISBN 7-5339-0611-X

I. 鲁… II. 鲁… III. 鲁迅杂文-作品集 IV.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826 号

鲁 迅 杂 文

来凤仪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335 千字 印张 13.5

2000 年 1 月新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39—0611—X/1·570 定价:20.50 元

目 录

• 瓦砾场上 •

随感录 • 二十五	3
随感录 • 三十三	6
随感录 • 三十五	11
随感录 • 三十六	13
随感录 • 三十七	15
随感录 • 三十八	17
随感录 • 四十七	21
随感录 • 四十八	22
随感录 • 四十九	24
拳术与拳匪	26
“来了”	29
“圣武”	31
恨恨而死	34
有无相通	36
名字	38
所谓“国学”	40
论雷峰塔的倒掉	42
论照相之类	45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53
论辩的魂灵	58

杂忆	61
补白	70
论“他妈的!”	78
这个与那个	83

• 忽然想到 •

诗歌之敌	93
咬文嚼字(一至二)	99
忽然想到(一至四)	101
忽然想到(五至六)	107
忽然想到(七至九)	112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119
一点比喻	128
无花的蔷薇	131
无花的蔷薇之二	137
无花的蔷薇之三	141
新的蔷薇	145
马上日记	148
马上支日记	159
马上日记之二	176

• 睁了眼看 •

杂感	185
北京通信	188
导师	191
论睁了眼看	193
坚壁清野主义	198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02

“死地”	211
空谈	214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218
小杂感	221
习惯与改革	225
“友邦惊诧”论	228
观斗	231
止哭文学	233
娘儿们也不行	236
小品文的危机	238
男人的进化	242
九一八	245
礼	249
双十怀古	251
重三感旧	256
拿来主义	259
 • 世故三昧 •	
书苑折枝	265
书苑折枝(二)	267
书苑折枝(三)	270
略论中国人的脸	272
可恶罪	276
新时代的放债法	277
流氓的变迁	279
知难行难	281
推背图	284
言论自由的界限	286

文章与题目	288
谈金圣叹	290
经验	293
谚语	295
二丑艺术	298
“吃白相饭”	300
“揩油”	302
爬和撞	304
帮闲法发隐	306
看变戏法	308
世故三昧	310
火	313
作文秘诀	315
捣鬼心传	319
朋友	322
儒术	324
隐士	329
论讽刺	332
从帮忙到扯淡	334
“题未定”草(一至三)	336
半夏小集	345

• 中国的奇想 •

匪笔三篇	351
某笔两篇	355
文艺和革命	357
文学和出汗	359
拟豫言	361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365
书籍和财色·····	368
以脚报国·····	370
新的“女将”·····	372
宣传与做戏·····	374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376
文摊秘诀十条·····	379
听说梦·····	381
航空救国三愿·····	385
文学上的折扣·····	387
“以夷制夷”·····	389
偶成·····	391
中国的奇想·····	393
豪语的折扣·····	395
各种捐班·····	398
四库全书珍本·····	400
登龙术拾遗·····	403
外国也有·····	405
“滑稽”例解·····	408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411
运命·····	413
洋服的没落·····	415
清明时节·····	417
偶感·····	420
中秋二愿·····	422



瓦砾场上

随感录^①·二十五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②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③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

① 随感录，《新青年》杂志自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起开辟的一个栏目，发表社会、文化短评。这个栏目的文章起初不列篇题，只以各篇的序数标名，后至第五十六篇起才出现各篇的题目。鲁迅从第二十五篇起在这个栏目上发表文章，前后写了二十七篇。

② 严又陵，即严复（1853—1921），字又陵，清末思想家、翻译家。早年曾往英国学习海军，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曾译书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想，在当时中国知识界发生很大影响。

③ 《天演论》，英国十九世纪思想家、博物学家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两部分。《天演论》是严复的译名。因为严复的翻译有很大的意译成分，鲁迅这里称之为“做”。

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①（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

^① 华宁该尔，通译魏宁格（1880—1903），奥地利心理学家。所著《性与性格》一书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贬低女性。

之父！

（原刊 1918 年 9 月 15 日《新青年》第 5 卷第 3 号，收入《热风》）

随感录·三十三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臚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①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

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① 指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参事的蒋维乔。1918年2月，蒋维乔曾在北京大学发起静坐会，并作提倡“静坐”的演讲。1918年1月23日至25日《北京大学日刊》曾转载《教育公报》所刊蒋维乔在别处作的题为《卫生哲学》的演讲词。鲁迅下文引述的两段话即出自那篇演讲词。

据我所晓得的，是 Koch 博士^①发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见了一种，Koch 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极么？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②。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稣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③，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

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虽然也分不出发见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

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曰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倍于行星。……其绕日者，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① Koch 博士，即科赫博士（1843—1910），德国病菌学家。

② 《三千大千世界图说》，1916 年出版的一部歪曲近代科学、宣扬天道观的著作。该书假托一位名叫江希张的孩子所撰，当时舆论界有人将江希张吹捧为“神童”。

③ 天眼通，佛教所说六种“神通”之一，能透视常人目力所看不见的东西。

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焉。

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①，讲地狱的也不过钞袭《玉历钞传》^②。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上面一篇“嗣汉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序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联军之祸，几至国亡种灭，识者痛心疾首，固已极矣。又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放僻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

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拳匪^③了。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讳）^④的论文，他说——

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科学云乎哉？

① 《十洲记》，志怪小说，旧题汉东方朔撰。

② 《玉历钞传》，描述所谓阴间活动的书，配有插图，据称是宋代道士所撰。

③ 1900年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中，曾设立拳会，练习拳棒，称为“拳民”；“拳匪”是一种带诬蔑性的称谓。

④ 封建时代凡与皇帝和尊长名字相同的字，在书写中有须改变写法，叫做“避讳”。清宣宗（道光）名旻宁，清人和遗老均将“宁”改写为“甯”。

多见其为残贼人道矣！

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知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伪。相尚于欺伪，则祸止于欺伪，相尚于知能，则欺伪莫由得而明矣！

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

孔圣人
张天师 傅言由山东来，赶紧急傅，并无虚言！（傅字原文如此，疑传字之误。）

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灵学杂志》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①先生书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可惜近来北京乩坛，又印出一本《感显利冥录》，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谛闲法师的回答

师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济公临坛，所说之话，殊难相信。济祖是阿罗汉，见思惑已尽，断不为此。……不知某会临坛者，是济祖否？请示。

乩云：承谕发愿，……谨记斯言。某处坛，灵鬼附之耳。须知灵鬼，即魔道也。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

“师云”的发愿，城隍竟不能懂；却先与某会力争正统。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无根柢，科学也还该活命了。

^① 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办过报纸，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